联合国 A/S-20/PV.5

大 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第五次全体会议

1998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举行

纽 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

下午 3 时 0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8(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首先听取危地马拉共和国副总统 Luis Alberto Flores Asturias 先生阁下的发言。

Flores Asturias 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危地马拉人民和政府,祝贺你有效地组织这次专门讨论打击毒品贩运及其有关犯罪活动的大会特别会议。

从一开始,联合国的基础就是维持世界和平的精神和宗旨,而且现在仍然是。尽管有联合国的努力,但有些地区,人类仍然走在冷战的道路上,坚持冷战思想意识的教条主义。

在危地马拉,由于全体人民的意愿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已经结束了持续 30 多年的国内武装冲突,但我国仍然面临贫困、毒品贩运和犯罪活动问题的挑战。

尊重国家主权是我们思想每一个方面的基础。但是,有些问题如毒品贩运及其相关的暴力犯罪活动,虽然影响个别国家,但也是跨越国界的残酷敌人。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因为我们都受到一种不承认主权、家园和国界的原则不承认法律的罪行的攻击。

为了应付这一挑战,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借助激励联合国的最高价值,表明国际社会有能力团结行动,以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今天的世界大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所有国家同一个共同敌人——毒品贩运——的战争。因此,在这场努力中必须有一个全球性承诺,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我也要在本届会议的发言中概述打击贩毒战争对一个做了巨大的努力摆脱国内冲突并正根据和平协定进行政治和社会过渡进程的国家意味什么。和平协定也突出了我们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斗争。

由于其地理位置,危地马拉被用作从海、路、空非法贩卖毒品的桥梁,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储存和供应中心。此外,自然条件使我国成为非法种植的肥沃土壤,有利于大麻和罂粟的生长。我国人口中吸毒上瘾者也有所增加。

在减少需求领域,我们所做的一些努力的目的在于分析吸毒上瘾问题,初步结果证实,少年甚至儿童中间消费有所增长。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在正式教育制度的各级进行全面预防教育,并为社区自我管理提供奖励以使人民更加意识到这个问题。此外,政府努力与非政府部门更密切合作以便通过部门间协调,我们能够制订和实施国家总计划。

在减少供应方面,数据表明,一直更加有效地查明和起诉这一方面的罪行。在 1998 年,被逮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一倍。在 1997 年,销毁罂粟植物比前一年增加 148%。在 1996 年,没收的可卡因与 1995 年相比增加 300%多,1997 年保持同样的水平。

由于非法贸易比传统的合法活动更加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寻求涉及替代发展的解决方法。因此,国际社会的替代发展计划必须考虑到象危地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马拉那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是这一非法贸易的转运路线的一部分。但是,谈到替代发展,我们必须不仅只考虑生产国的作物替代,而且还应考虑到过境国的小型农民、运输者和渔民的困境,他们的贫困和缺乏替代方法导致他们参与这种致命的毒品贸易。必须认真考虑为合法作物和服务保障公平价格,以便提供替代活动。

各国政府继续进行真正的努力,以减少毒品供应和需求。但是,我们必须以全球和协调一致的方式齐心协力,对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一视同仁。我们必须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国家立法,为此目的投入额外的资金,并作出努力。

危地马拉支持本届会议将产生的各项行动计划,采纳打击洗钱和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控制先质,以及关于减少需求指导方针的宣言草案。但是,如果我们不寻求实施这些宣言的必要机制,这些宣言将只不过是纸面上的原则。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这一领域制订一项适应每一个国家需求的行动计划。

本届会议是打击 20 世纪最严重灾祸之一斗争中的最重要步骤,我们停止文字战争,并开始采取真正的行动。人们可能对说过的话有疑问;但是对真正做的事情毫无疑问。现在是我们大家“干”的时候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危地马拉副总统的发言。

我现在请厄瓜多尔共和国宪制总统 Fabian Alarcon 先生阁下发言。

Alarcon Rivera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创立联合国作为一个普遍论坛,使各国人民能够相互交谈,对影响全世界人民生活的问题采取共同行动。我们举行特别会议以讨论和处理本世纪末期最严重灾祸之一。吸毒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和法律问题是和平、法律、秩序和安全的世界最大障碍之一。作为这一邪恶的、罪恶的灾祸的结果,数百万人的健康受损;家庭破裂;儿童被遗弃或受虐待;国家和社会面临暴力;以及其体制受到破坏。

我国厄瓜多尔对贩毒和相关罪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感到忧虑和关切。这一罪恶现象每天破坏各国人民、尤其是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经济、政治生活和社会共存。犯罪组织非法牟取的净额利润意味着它们能够在世界许多地方破坏法律制度的稳定。它们从事非法活动;它们无视国界;它们与恐怖主义、军火贸易和世界罪行的其它方面有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为有组织犯罪敞开大门,现在这是一个世界规模的挑战。因此,我们要求国际社会作出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反应。

历史表明,毒品问题正获得新的、越来越多的复杂性。精神药物增多,其非法使用正在增加;出现新化学品和加工方法;使用、滥用和上瘾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并且是医学和法律领域的争论主题;不幸的是,现在儿童也开始吸毒。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相信大会将在本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减少需求指导原则的宣言草案,将变成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

重要的是,应该根据药物使用国和药物生产国共同使用的原则筹划和开展打击毒品方面国际合作的工作。不考虑需求和供应——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计划将只是浪费资源和时间,并且将使复杂的贩毒问题长期化。如果消费国政府不采取真正的同步行动以消除需求,生产国销毁作物的努力以及缉毒努力将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控制生产、运输和消费并尊重我们的主权的相互和自愿的制度。这一制度必须包括针对我们打击毒品的努力进行的国家和国际监督。这种监督不仅必须包括毒品生产和过境转运国,而且还必须包括消费国,以期建立一种客观评估各国减少毒品消费情况的可行制度,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取消那些其不断增加的消费程度表明它们只在进行最低努力来控制该问题的国家的证书的手段。共同承担责任的说词必须变为在评估各国取得的成果方面平等对待它们的做法。

打击毒品贩运的斗争非常类似一场捍卫我们各个社会的安全和福祉的正义战争。只有我们拥有果断对付犯罪根源的资源,这场打击犯罪的战争才能获胜。在过去几年中,由于缺乏替代作物发展计划所用资金,而使这场斗争受到严重阻碍。在很多毒品生产国中,该种作物的泛滥具有不可否认的社会层面,幸运的是厄瓜多尔并不在此之列,我们在毒品贩运方面只起着微小的作用。大会本届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来加强国际合作并汇集各种资源,以在今后十年中大幅度减少用于最普遍毒品的原料的种植。

然而,厄瓜多尔的警告是:这种合作和支持不应忽视涉及打击毒品贩运斗争的其他同样重要方面的方案。我所指的尤其是麻醉品的运输,这种非法的贸易特别影响到我国。厄瓜多尔在毒品贩运方面的问题源于其地理位置。我们处在拥有生产原料和制作毒品的广阔地

区的国家中间。我们的领土被当作毒品过境转运通道。我国的全国麻醉物品委员会、国家总检察长和民警尽管能力有限,但却意识到我们的重要职责,已采取各种重要和具体步骤,严格按照我们的国内法律而制止毒品贩运的犯罪活动。警察的成功行动与恰当的法律行动合为一体,打破了犯罪网络及其用于运输毒品的渠道。

如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一样,厄瓜多尔境内的毒品问题不幸正趋于扩大,并具有新的方面。我们正关切地注意到我国麻醉品消费的增长。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十分微妙的挑战:保护我国人民、尤其是最年轻者的福祉。我谨紧迫呼吁该论坛与发展中世界进行国际合作,以消灭毒品消费现象并执行康复计划。

基本上讲,尽管厄瓜多尔是一个毒品过境转运国,然而我国政府在我受命上任的一年半中所做的工作是可观的。我们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填补了空白并纠正了打击洗毒品钱、化学先质的进口和商业化、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缺欠。我特别要强调:我们所没收的毒品犯子的资产不仅已交给警察来促进其打击毒品贩运的努力,而且还交给各大学和社会机构。

我代表厄瓜多尔共和国谨祝这一极为重要的国际集会获得最大成功。愿启发《旧金山宪章》的国际合作精神,引导我们取得有利的理解并制订出有效和及时的政策。我们各国人民需要并要求得到这些政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厄瓜多尔共和国宪制总统的讲话。

大会现在聆听泰国副总理 Bichai Rattakul 先生阁下的发言。

Rattakul 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本届特别会议在面对多年的不定情况之后,主要由于很多有关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的努力而变为现实。

我们应想到,我们来自 150 多个国家而齐聚这次重要的特别会议,以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如此重要的使命,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忽视这一问题的毁灭性后果,只因为它不仅破裂了很多家庭和心灵,而且还破坏了生活本身的实际价值。

实际上,毒品问题是一个本世纪一直谈论的问题。它由于其广泛蔓延到全世界的无数社区而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它已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如果不尽快采取具体行动,则世界将面临可怕的局势,这种局势将影响到每个地区人民的福祉,并将使各国的安全处于不稳定中。

有人曾说过:

“责任之途,近在咫尺,人类寻之,竟于遥远。”

大会本届会议所寻求的东西似乎相当遥远,但并非完全不可获得。

在过去十年中,已专门为国际毒品管制制订了很多文书。我相信在本届会议上,将随着通过《政治宣言》、各项行动计划、措施和对应本届会议六个主题的决议而开始一个国际毒品管制的新阶段。然而,我们不应忽视我们已经掌握的现有文书,因为它们仍然即可适用和有价值的。

然而,一个人的呼声又有何用?一个国家能有何作为?我国代表团愿提出下列建议。

第一,对于下一十年的国际毒品管制行动,应集中注意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问题,并防止先质转用于非法毒品的生产。我敦促各国加以注意并更密切合作,以消除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先质的供应。

泰国是深受非法甲(基)安非他明的使用和贩运问题之害的国家之一。在泰国境内已没收数百万片(基)安非他明。数千加仑的非法先质已走私进我国。泰国是用于这种非法工业的先质和化学品的进口和过境转运国。因此,有关国家间、特别是与出口国之间最密切的合作,是防止先质的转用和走私的关键。

在这方面,应进行研究以探讨发明其他无害物质来取代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可能性。我承认寻找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替代物显然并非易事。但在这一“硬性毒品”方面,泰国已成功地执行了通过作物替代而减少鸦片供应的方案和高原发展方案。我们自豪地表示,我们的高原发展成就来自于泰国国王普密蓬陛下的倡议。在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和各捐助国的支持下,有关高原发展的皇家项目已被作为解决罂粟种植问题的范例。

我国代表团想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是加强同一区域或分区域中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对对付毒品来说是必要的。

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机制,泰国充分致力于履行关于毒品管制措施的义务。但除此之外,我们完全

支持药物管制署所提出的分区域战略,我们是 1993 年柬埔寨、中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泰国、越南和药物管制署之间的药物管制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国之一。这些国家已受害太久,并在他们消灭吸毒和非法毒品贩运的努力中经受了太多的挫折。

因此,根据这次特别会议的精神,这 6 个签署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以表达他们的共同立场和消灭毒品和有关问题的政治意识。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份正式文件分发的《联合宣言》突出了我们通过平衡和全面的作法来对付非法生产、使用和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的共同目标。在这方面,1993 年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国将建立一个行动网络以通过互换情报和协调政策对付毒品犯罪。

我们与自己的邻国一道开始了远征。对付非法毒品生产和非法毒品贩运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此,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我们对彼此的信任和信心也表现在这里。正是这种信任、这种信心和勇气推动着我们寻求对人类的共同福利具有独特意义的永久解决办法。

我们将从这里迈出有力的步伐,以便我们希望,到 2003 年时实现在这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正式宣言》的大胆目标。那时,我们将能以响亮和明确的声明说,我们已经在寻求实现一个没有可怕的毒品的世界方面取得了具体结果。

这是泰国所选择的道路,这是我们将继续走的道路。我们继续在政治上坚定地致力于消灭毒品。我们准备与其他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

最后,我希望赞扬药物管制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对本届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的贡献。显然,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泰国副总理的发言。

我现在请伯利兹副总理兼外交、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长、尊敬的迪安·奥·巴罗先生阁下发言。

巴罗先生(伯利兹)(以英语发言):自从通过《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来已过去 10 年。在这十年中,致力于国际合作以在世界上消灭毒品的祸害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

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开得非常适时,它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对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配,并进行其他有关活动。召开这次会议是一件好事,使我们能在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千年时集体评价全球努力并调整我们用以对付这个罪恶的战略。

世界毒品问题所造成的威胁使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未能幸免。但其影响对我们所最珍贵的财富,即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有害。在象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已超越对社会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的威胁,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处理的主要国家安全问题。

现在的估计数字令人震惊,它们表明,尽管在联合国克服吸毒现象十年期间采取了大量新行动,这项有害活动的利润仍然达到每年 4 千亿美元,这相当于全部国际贸易的 8%。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个问题也大为恶化。因此,我们在此交流经验,重新评价我们的努力,以及加强和扩大现有行动,以使我们能够同时寻求对付这个头绪纷繁的问题的所有方面。

1990 年 2 月举行的专门讨论国际毒品管制问题的大会第十七次特别会议发表的《全球行动纲领》呼吁各国为禁止毒品贩运而考虑加强司法和法律体系。根据当时所做的承诺,伯利兹现在是 1988 年的《公约》的签署国,并正在修订国家立法,以履行我们根据这项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伯利兹地处中美洲地峡上并位于加勒比盆地的核心,这使我们面临重大的挑战。当地的大麻生产已遭到禁止。但象我们所有的邻国一样,伯利兹受到非法毒品,特别是可卡因大规模过境贩运的影响。如果没有加勒比、中美和墨西哥执法当局之间的密切合作,贩毒者将继续利用我们的战略上的弱点,把我们作为通向主要消费市场中的路途站。

伯利兹现在的决心是不让贩毒者使用其领土。但不言自明的是,我们的国家和国际承诺,以及有限的人力、资金和物质资源要求我们在对付装备较好的贩毒者方面进行双边和区域合作。联合跨界反毒品运作和训练,以及共同设备和迅速交流情报在进行国际合作以成功阻截毒品贩运方面会有很大效果。

伯利兹的消灭和阻截毒品的努力是民警的责任,并根据立法得到军队的支持。我们的双边合作努力包括与联合王国的指定西印度群岛海岸舰只以及美国海岸

防卫队进行定期的联合海上行动。我们还与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反毒品部队实现了很大程度的协调行动。

此外,伯利兹政府及其主要民间社会合作伙伴还在加强与减少毒品需求控制有关的努力。与全国管制吸毒委员会,当地和国际供资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和宗教机构,医疗和保健专业人员,执法机构一道,工会,雇主和雇员协会以及新闻媒介,教育体系的各级人员和父母联合起来了。多学科的新行动,现在集中于预防教育、研究和资料、治疗和康复,以及社区动员。

为了能够有效,任何国家或国际反毒品战略的重点必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打击贩毒者。从贩运非法药品以及从与此有关的小型武器非法贩运得到的利润和收入必须加以确定和没收。在今天的全球市场中,供应品是在一个地点生产的以满足另一个地点的需求,而来自这种非法交易的利润可以隐藏在很多管辖区内,因此加强国际合作是关键。在对非法利润的隐藏采取行动时有必要协调各国的银行和金融条例和“了解你的客户”政策。

1996 年,伯利兹制定了本国立法,以《(防止)洗钱法》形式规定洗钱为犯罪行为。通过这项法律——我们将不断对它进行审查,以顾及在这个问题上区域和全球思维产生的最新事态发展——我们希望在铲除这个全球行业的国际努力中发挥我们的作用,据估计,这个行业每年的加工额高达 5 000 亿美元。

我刚才提到伯利兹保安部队以英勇无畏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从事禁毒工作。伯利兹警察力量缴获毒品和逮捕数据表明,1997 年销毁大麻植物比前一年增加了 143.5%。另外,1997 年缴获大麻约 262.8 公斤,而前一年则为 201.5 公斤。1996 年查封转用可卡因 469.8 公斤,而 1997 年我国的多部门办法已使大约 2 691.1 公斤可卡因未能运抵预定市场。

在过去十年中,替代经济作物得到了发展,我国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也实现了更大的多样化,这有力地支持了伯利兹铲除毒品的努力。但是,最近伯利兹主要农作物保护市场的削弱引起很大关切,对伯利兹南部从事香蕉种植的人口来说尤为如此。铲除毒品努力方面的国际合作必须铭记受害地区人口的经济和社会持续可行性。我们在试图促进销毁非法毒品种植同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和经济贫困化使我们努力消除的这个现象更为严重。如果我们忽视这一核心论点,我们各项主动行动就会舍近求远并毫无意义——成为名符其实的西西弗斯劳动。

伯利兹曾在这里和其他论坛对歧视性使用单边办法衡量某些国家的缉毒表现表示反对。我们再次表明,使用这种颁发证书程序不符合合作、多边主义和尊重各国特点、主权与独立的概念。更简要和尖锐地说,这也不利于取得成功。

伯利兹已在对付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展示自己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根据这项承诺,我在此保证,我国代表团将支持本届特别会议的圆满成果。伯利兹希望,这项重要的主动行动将至少在提供更多设备和资源、培训和交换情报机制、以及开拓合作和加强联络并使其更有效力等方面取得切实可见成果。我们相信,实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下个十年中大大减少非法毒品作物种植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共同坚决和全力接受这个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伯利兹副总理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安哥拉共和国司法部长 Paulo Tchipilica 先生阁下发言。

Tchipilica 先生(安哥拉)(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我要代表安哥拉政府和我国代表团,祝贺联合国采取这项主动行动,限制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非法分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包括有关合成药物和犯罪活动。

安哥拉政府知道,打击各种形式的非法毒品问题是各国共同分担的责任,这个公共威胁超越任何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边境。它已成为摧毁生命和社区、产生犯罪和影响年轻人独立性、并给人类健康与福利构成重大威胁的一个全球现象。非法使用毒品为民主、国家的独立与稳定、社会结构和百万人民和家庭的尊严与希望都产生影响。

请允许我简短阐述我国非法药物情况的特点。众所周知,安哥拉是一个饱受极为破坏性战争蹂躏的国家,这场战争几乎摧毁了国家,推毁其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而且极为重要的是,几乎摧毁其人民。然而,尽管安哥拉政府正在为国家重建和恢复安哥拉人民的尊严进行巨大努力,但它也集中对毒品的使用和贩运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预防工作。

安哥拉政府对当今毒品问题的庞大规模感到关切,因此通过共和国总统 1991 年 2 月 28 日第 7/PR/91 号官方行政命令成立了一个部际委员会,以便同非法毒品作斗争。该委员会由司法部负责协调,它包括内务部、对外关系部、卫生部、公共援助和社会重新融合部、财政部、以及检察总长办公室。除其他任务外,该委员会负有就非法药物问题和缉毒的预防和取缔手段制定一项报告。部际委员会成员还参加了有关毒品问题的各种国际和区域论坛,收集资料并获取以综合办法对付这个问题所需的经验。

虽然安哥拉从未根据联合国的现代方法对非法药物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我们认为,我国消费和贩运毒品情况已出现令人震惊的层面。这项结论的依据是部际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和其他研究报告以及缉毒机构的统计数字。

大麻是为人所知在安哥拉生产的唯一非法药物。这种植物在我国某些地区自然生长,用于某些以治疗为目的的个案中,主要为动物使用。但它也为非法国内消费和出口目的得到广泛生产。

目前在我国消费的非法药物主要包括大麻、还有处方药物和诸如汽油和胶水等吸入剂,另外还包括诸如乙醚和丙酮等某些溶剂,后者大都为 7 至 15 岁儿童使用。我们曾于 1990 年注意到消费可卡因和海洛因情况,虽然规模很小。吸食可卡因和海洛因者年龄从 16 岁至 45 岁不等。

我国主要被当作过境地区,因为我国陆地和海洋边界及领空没有充足管制并具有渗透性,缺乏人力和物质资源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过境的非法药物来自各国,目的地是欧洲和某些非洲国家。

就在最后,我国在 1998 年 5 月 27 日根据一项国民议会决议,加入了有关毒品的国际公约。这项决议将发表在共和国的官方公报中,必须把有关文书存交联合国后才能批准。但是,一些时候以来,主管毒品管制问题的安哥拉当局设法以我们有限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尽可能利用联合国的机制。

在我们较薄弱的边界哨所加强警察控制、在机场和港口使用警犬和同我们区域其他国家交换情报——特别是同纳米比亚和南非——以及在安哥拉和葡萄牙执法当局之间进行配合,已经产生了一些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是对我们海岸线的控制。因为海岸线太长,很难进行监测,因此,国际毒品贩子时常加以利用。

最后,在毒品管制领域中,卫生部属下的全国配方药品理事会在不违反各项公约条款的情况下考虑到一般的、兽医、科学和学术需要,对我国的需求进行评估。

在我国实施的法律文书已证明是不够的,未能满足毒品管制努力的需求。由于这个原因,已经向我国国家机关提交了新的法案以供批准。这些法案不仅谋求打击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先质的生产、贩运和消费,而且也设法建立法律体制,以控制用于医疗目的的药品的合法销售。现在正在制定的立法是对国际社会的关切作出的响应,符合各项国际公约的条款以及这些公约为管制毒品所建立的框架。我们期望国民大会将在本月底颁布这些新法。

此外,我国的刑法制度正在进行改革,包括重新编制刑典和程序,将为处理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制定新的法律手段,这些罪行包括同毒品有关的案件,洗钱、贩运军火、恐怖主义和其他相关的犯罪活动。

我们认识到,在颁布法律之后,还需要执行其他任务,以便实施法律。我们将必须培训人员,以使他们能够实施和执行有关的法律。此外,我们必须向打击非法毒品的机构提供它们需要的资源,并为有毒瘾的人创造进行治疗和重返社会的条件,等等。

如果不进行超越单纯的正式礼节的真正的国际合作,所有这一切努力能否有效?我们认为,是不会的。现有的国际机制必须得到加强。在这方面,较富有的国家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持续的国际援助是特别重要的。迫切需要提供国际援助,以便提供物质资源,培训人力和确立一个全球方案,以帮助较穷的国家。除此之外,必须加强国际、区域和双边合作,以使我们能够实现综合乡村发展,并解决影响到这些国家的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是整个毒品问题的根源。

最后,我们希望,这项《政治宣言》草案能够成为国际社会履行承诺的长远征途上的又一步,以便执行切实的措施并提供必要的资源,确保我们同这一世界范围的弊病作斗争时取得有效和可衡量的结果。为了我们青年的生命和尊严,我们必须这样做。

在非法毒品出现之前,战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更大的灾难。通过本论坛,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请阻止我国那些害怕重新进入我们社会的人,这些人坚持制造政治和经济动乱,使安哥拉人民的头上笼罩着战争的阴

影。我们请国际社会敦促这些人参加我国的重建和经济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们这样做也将有助于解决非法毒品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哥拉共和国司法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内政部长 Mirko Bandelj 先生阁下发言。

Bandelj 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有机会向联合国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发言,我坚信,本届会议将是国际社会打击非法毒品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邪恶的毒品正在日益包围和威胁我们。

斯洛文尼亚赞成昨天代表欧洲联盟和联系国发表的讲话。此外,我谨提出以下几点。

自从《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通过以来,十年已经过去。在这一时期内,已经在减少麻醉药品的滥用和上瘾或至少对其实行某些限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就。 但是,看来这些措施是不够的,因为有关非法毒品的生产、使用者和上瘾的人的人数、被发现的经销商和被抓获的毒品运输的统计数字表明这些数量都在增加。此外,新的毒品正在出现,同时也有新的使用者、新的线路和走私的方法。因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主要针对减少毒品供应的反毒斗争尚未取得预想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寻找新的方法,不仅以取缔为基础,而且要在同样程度或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注重于消除毒品滥用的根源和毒瘾的后果。换言之,我们必须清除助长使用毒品的环境。

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腐败、洗钱和其他犯罪活动是密切相连的,同毒品的使用有关系。我们同这些活动进行了斗争,因此也是一种预防毒品上瘾的办法。

滥用毒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不可幸免。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生产国、过境国、消费国或进行洗钱的国家;而这些角色都很容易相互替换。长时间以来,斯洛文尼亚只不过是在向西欧走私海洛因的陆上的一个过境国。但是,由于我国在欧洲的东西南北之间的重要的地理政治位置,我国正越来越成为走私可卡因、印度大麻和其它毒品的要道。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毒品使用者和吸毒成瘾的人的数量也在增加。

斯洛文尼亚已经批准毒品领域中所有三项联合国公约,现在正在使其有关毒品的立法和政策同欧洲联盟实施的立法协调。我国采用了以预防和取缔为基础的非常平衡的政策。斯洛文尼亚正在同欧洲联盟成员国合作,并同其他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我们正努力连贯地履行我们承担的义务,我们深信我们为自己规定的目标只有通过联合努力和无私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但是,这些目标必须是现实和可实现的。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少量或大量的使用合法或非法的药品。预料今后将会不同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对毒品的使用和毒瘾实行现实的限制,因为从目前来看,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看来是我们难以实现的。

这是能办到的,办法首先是促进一种健康、富有创造性和容忍的生活习惯,并且确保这一生活习惯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支持。教育和预防两者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儿童、少年和其他容易受害的群体。我们必须预防和限制毒瘾可能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并使吸毒成瘾者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和康复。

我们必须坚决和毫不妥协地打击毒品贩运活动,提供适当的立法,执法当局的有效行动、相互合作和严厉制裁。我们必须头脑冷静地努力减少毒品的生产和制造,并且应该特别注意管制毒品先质的贩运和发现新的合成毒品的存在,特别是安非他明类兴奋剂。

但在这些努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酗酒、吸烟和使用其他合法药物也可能上瘾和造成社会危害。因此,我们的预防工作不能仅针对非法药物。

我相信,通过为本届会议提出的《政治宣言》草案和其他文件,并在实践中坚持贯彻,我们就能更接近于实现这些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勤奋努力,拨出相当的财政资源,但首先是,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接受的责任不能只是纸上空文,而必须在行动中真正落实。我深信,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将确保我们能在 2000 年报告工作已顺利完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洛文尼亚内政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大臣 Margot Wallström 夫人阁下发言。

Wallström 夫人(瑞典)(以英语发言):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目的是提高认识,调动支持解决世界毒品问题。

我见过年纪不到 20 岁,但吸毒成瘾已治疗了好几次的男孩和女孩。我听到女孩子讲如何爱上一个有吸毒问题的年纪比她大的男孩,辍学,失去工作,陷入犯罪的故事。家境富裕的男孩告诉我,他们只是好奇,想试试。当我谈毒品问题时,我总是想记住这些年青人的脸。让我们不仅仅是谈论,而且同青年们交谈,认真听取他们要说的话,昨天有关儿童、青年和滥用毒品问题小组讨论就是这样。

按国际标准,瑞典的毒品问题相对有限。但是,第一次使用毒品的人数在增加,而且青年们尝试各种不同毒品的兴趣在增长。新的、合成毒品的宣传对某些青年群体很有吸引力。

非法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造成的问题在增加。与毒品的非法生产和分销有关的犯罪活动日益严重。与此同时,非法使用毒品和赞扬毒品的信息得到极力的国际宣传。这些信息转眼间就传遍世界,往往加在文化内容中,伴之以音乐和时装。这种推销常常以青年为目标,鼓吹毒品使人快乐和兴奋的观点,他们淡化滥用毒品的危险,而且难以置信的是,大麻和一些合成毒品被说成完全安全无害。

我们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反制这种大规模宣传。必须保持连贯的限制性政策,共同反对让毒品合法化的运动。

正如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最近报告中指出,我们面临一个扭转这些威胁我们社会的结构和我们的基本文化价值的十分危险的趋势的根本挑战。我们的最好保证就是在人民大众中保持一个反对滥用毒品的态度。这是同情和帮助处境不利、易受伤害的群体和关心我们的孩子与青年的需要。这也是一个民主和维护民主权利的问题。

政府可以立法,提供财政预算资源和采取戒毒政策。但戒毒政策要在地方一级贯彻。决定结果的是公共当局、非政府组织,但最终是民间社会所有成员在地方上做的工作。连贯的战略,大家朝着同一方向努力,需要各级都有有力的政治领导。

瑞典的戒毒政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毒品的社会。这一目标得到我国议会中各政党广泛一致的支持。这也是建筑在一个积极、人道方针基础上的理想。瑞典的戒毒政策已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它已经纳入我国的社会政策,我国的社会政策通过一个一般福利的制度,为每一个人提供基本的安全。我们认为,人人都有资格在一个尊重人权和保障个人安全的社会中体面地生存。任何人或团体都不应该受排挤或排斥。

我们将在本届特别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可以被看成是从所有方面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全面的全球行动计划。瑞典欢迎和支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所采取的富有远见的做法。作为对这一联合国机构的主要捐赠者之一,我国非常关心联合国药物管制活动资金的来源。我要促请所有会员国为联合国毒品管制机构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见的财政捐助。

最后,概括地说,世界毒品问题威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社区。各国政府将在这届会议上作出非常重要的承诺,以应付这场严重挑战。但这还不够。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以确保这些承诺得以履行。它可能是困难的,可能代价高昂,但是我们联合国会员国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绝不会受推销非法毒品的人的影响。我坚信,屈服接受这种思想将破坏我们的共同努力。让我们牢记我们的目标:建设一个没有毒品的社会。在我们领导我们的国家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这是我们对年轻一代的一项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大臣的发言,并感谢她严格遵守时限。

我现在请立陶宛内政部长 Stasys □edbaras 先生阁下发言。

□edbaras 先生(立陶宛)(以立陶宛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我非常荣幸地参加大会本届特别会议,讨论国际社会十分关心的问题。

立陶宛充分支持全面解决麻醉品管制的方针和执行预防毒品行动,以及欧洲联盟主席团发言中阐述的重要的国际合作。因此,我将简单地谈谈区域毒品管制问题,以及立陶宛境内该领域的发展。

近几年来,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带来根本变化,并影响人民的生活。然而,伴随这些变化的是日益增长的滥用毒品和贩毒。继立陶宛恢复独立和东西方之间的铁幕崩溃之后,我国的毒品问题一直是一个越来越令人关切的问题。

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基础结构,立陶宛有成为往返于东西方之间的毒品过境国的危险。其他国家的

贩毒者急于想为其非法产品寻求新市场和通往西方国家的新渠道。因此,可卡因在立陶宛出现不是偶然的。诚然,对来自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吸毒者和贩毒者来说,立陶宛是一个购买国。

吸毒者人数和与毒品相关的死亡数字在立陶宛正增加。1997 年,3 000 多人登记为吸毒者,与毒品相关死亡的人数为 56 个。不幸的是,这些数字只包括那些申请在保健机构治疗的人和被发现的人。立陶宛实际吸毒者人数可能达到大约 20 000 人。

对非法贩毒活动的分析表明,在立陶宛最热门的毒品是以罂粟为基础的鸦片制剂。然而,最近它们正被合成药物取代。今天,毒品、尤其是合成毒品正以加快速度在年轻人中间越来越流行。在娱乐场所——夜总会、迪斯科舞厅、酒吧和咖啡店以及在街头供应毒品。青少年把使用合成毒品视为时髦。

对近几年立陶宛局势的审查表明,与毒品相关罪行的数字正稳步增加;毒品市场正在扩大并多样化,包括新类型毒品。非法贩毒者可分为生产、贩运和分销毒品者。尽管这一问题在立陶宛大城市更加普遍,但乡村地区也正受到影响。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使我们有责任打击非法贩毒活动。我们在加强边界控制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国东部国界的划界工作即将完成。正全力以赴改进确保边界保护所需要的基础结构和设备。设立了一个政府药物管制委员会,以协调药物管制领域各政府机构的活动。该委员会由所有有关机构的代表组成。立陶宛刑警部队拥有打击非法贩毒活动的特种部队。

从 1987 年以来,每年进行有针对性的警察行动“罂粟行动”,在这一行动中,销毁罂粟地,并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包括在学校举办讨论会,检查娱乐场所等等。根据联合国公约和立陶宛共和国立法,我国执法机构开展了特别行动:“有控制地”运送和渗入犯罪活动。

我们尤其重视在麻醉药品管制领域发展国际合作。与美利坚合众国、法国、联合王国和德国的相互合作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与北欧国家以及我们最邻近的波罗的海邻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与匈牙利、土耳其和捷克共和国签署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双边协定。

对立陶宛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欧洲联盟的“第三支柱”方案。同瑞典、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代表一起,立陶宛积极参加处理毒品问题的波罗的海各国反毒品委员会。立陶宛还参加打击偷运毒品者国际行动。包括有目标的波罗的海各国行动“速度行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非常积极地、及时地帮助为地方麻醉品管制和药物管理方面的区域合作打下了基础。

制订了 1998-2000 年药物管制和预防吸毒措施,这些措施目前正予以实施。此外,可望在今年年底制订一项预防毒品流通和吸毒的国家方案,其主要目标是制订一项国家反毒品政策,并为减少吸毒提供基本指导方针。

立陶宛是 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和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的签署国。昨天,我向秘书长交存了立陶宛加入 1988 年《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联合国公约》的文书。我要强调,立陶宛今年通过的关于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法律完全符合这些联合国公约的要求。起草了一项关于先质的法律,该法律目前正由立陶宛议会审议。该法律的目标是管制先质的合法流通,并确保根据相关国际文书适当地使用这些先质。

立陶宛共和国议会批准了 1990 年《关于洗钱、搜查、缴获和没收犯罪收益的欧洲理事会公约》,并通过了一项关于预防洗钱的法律。结果是,在征税警察部队内部设立了一个处理预防洗钱的特别部门。立陶宛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获得个人财产和证明收入合法性的法律,这项法律使那些被怀疑或被指控犯有金融罪行的人及其亲属和其他密切伙伴有义务证明其合法获得收入。所有这些法律和机构为我们提供了牢固的立足点,以便将麻醉品问题给立陶宛社会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立陶宛还致力于今后适当地处理药物管制问题。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以及北欧国家和欧洲联盟其他国家向立陶宛提供重大援助。

我们深信,在本届会议期间通过的法律文书将对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多国支持将加强打击贩毒活动的斗争。我热切希望,这些共同努力将证明是成功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立陶宛内政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古巴共和国司法部长 Roberto Diaz Sotolongo 先生阁下发言。

Diaz Sotolongo 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8 年前已经被视为一个全球问题的问题今天已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现在有更多的非法药物;新的安非他明类药物正出现;生产更加广泛;消费有所增加;开辟了新的贩毒路线。在需求驱使下,一个非法毒品世界市场形成了。

尽管在过去 20 年中商品价格保持低下并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下跌,世界毒品市场及其价格却持续增长,每年创造 4 000 多亿美元的利润,大约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的 8%。

新自由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和社会变化使毒品生产者和贩运者能够在全球范围组织起来,将其利润放进并投资于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赢利的金融中心。

在发展中世界,贫困不断加重而战胜这一现象的资源稀少,防止该问题的工作则受到高度文盲和健康不良的限制,且广泛缺少受过培训的人员和物质资源来为毒瘾者提供治疗、使之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而这里也就最需要资源流入以应付这一罪恶所构成的挑战。

大多数发达国家需要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紧迫需要扩大资金的提供。找出新的资金来源是关键。一项大胆的措施,将是把今天浪费于军备竞赛的资金腾出来,使之专门用于加强预防和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机构。

扫平种植园是不够的。还必须严格控制可用于非法毒品生产的先质和基本化学品的合法流动。我们毒品进口和出口国都必须为此努力作出贡献。

在这场斗争中,需要法律合作。还需要拟订各项规则来制止洗钱活动,从而建立一种法律框架,以便把洗钱作为非法活动而加以惩罚。

减少需求是打击世界范围毒品问题的全球方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必须进行更多的努力以在包括预防和康复工作在内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祉方面拿出方案。

我们需要加强国际毒品管制机构、扩大国际合作并协调该进程中的各级努力,这些级别为包括合成毒品在内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非法分销,先质和基本化学品转用于这些毒品的生产;以及洗钱活动。

正如大会将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所承认到的那样,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一种共同和分担的责任的一部分,需要采取全球与平衡的作法,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载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

在古巴,毒品不是一种社会问题。我们有真正的政治决心来尽全力打击这一现象,并防止我国领土被用于非法毒品贩运。古巴当局在 1994 年至 1997 年之间,截获了 9 500 万剂打算送交其他国家消费者的可卡因。

古巴是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下进行这场战争,而这种状况则由于几乎已达 40 年的不公正的单方面封锁的持续和加强而更加严重。

我国不接受在打击毒品中实行单方面证书的政策,理由是它们是非法的和违背国际法的。我们重申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唯一具有国际授权而决定各国履行其根据各项国际公约所承担义务程度的机构。

我们支持联合国各机构、尤其是在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基先生积极领导下的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正在药品管制方面展开的活动和工作。

我们愿在该论坛中再次重申:古巴愿意同有此意愿的各国达成双边协定,即在尊重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国家内政基础上就打击非法毒品所涉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

我们只有联合一切努力,在国际上进行合作并合力而为,才能奠定制止这一现象的必要基础。

我们必须在这一罪恶深重的世界中深植美德的根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共和国司法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莫桑比克内政部长 Almerino Manhenge 先生阁下发言。

Manhenge 先生(莫桑比克)(以葡萄牙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英文稿):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莫桑比克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祝贺你获选主持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审议工作。

我还要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示尊敬和致意,他有效地领导了我们这个世界组织。

莫桑比克由于巩固了和平、加强了民主和推进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自豪地以新的形像参加本届特别会议。这些成就使我们得以在我们正进行的经济和社会复兴中取得可观的成就。

这些现实情况和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莫桑比克人民致力于战胜重建与发展的挑战,它们将使我们能够积极参加区域和本大陆的一体化进程,并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参加国际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和相依存的过程。

在本十年中,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权力平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导致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建立起新的关系。诚然,新的国际现实使我们得以采用集体和更有效率的机制来解决具有跨国界影响的问题。

今天,毒品贩运及消费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犯罪活动,在莫桑比克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形成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从而引起负责预防和取缔犯罪机构及整个社会的严重关切。本届特别会议证明了该问题的普遍程度,同样也表明我们致力于找到在正进行的打击毒品贩运斗争中成功行事的最佳方法和手段。

在莫桑比克,通过我们的港口之一而进行国际性大量毒品贩运的最初迹象显露于 1993 年。我们得到荷兰、加拿大和瑞士当局的通知,发现在提单上登记为茶和腰果的商品实际上是印度大麻。1995 年,警察当局捣毁并逮捕了 11 名具外国国籍的人组成的集团,他们住在马普托市郊一所被改变为生产复方安眠酮的小型工厂的房子中。最近在 1997 年,在我国北部没收了 12 吨印度大麻,它是由一艘外国籍不明船只运来的。

上述几个例子表明了我国感到关切的一种局势,在这一局势中,沿海保护和对与毒品活动有关的人员流动控制均软弱不足。

我们可能会从今天的过境国变为一个使用毒品的社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对我国产生严重后果。

我们认识到非法毒品贩运与洗钱相联系,这使我国政府采取了法律措施和其他措施来打击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以及各种有组织犯罪。

在这方面,自 1990 年以来我国政府已批准了关于毒品问题的联合国有关公约: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物》;和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莫桑比克有一部关于毒品的法令,即 3 月 13 日的第 3/97 号法令,该法令执行 1988 年公约最重要的规定,并通过给予更严厉的惩罚改进了制止非法贩运和使用毒品的司法手段,从而打击毒品的贩运和使用。

此外,我们还有另一部法令规定了医用药物的法律框架,目的是在莫桑比克加强遵守与进口和使用受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管制的医用药物有关的准则。

我们目前正在制定关于洗钱的补充立法以及其他规则和准则,为警察和司法机构提供有效的工具来与这个世界范围的祸害作斗争,这个祸害正在我们星球上所有地区日益蔓延。

根据这些法令,我们设立了两个重要机构—预防和管制毒品中央办公室以及一个关于医用药物的委员会,这两个机构负责制定预防和管制毒品以及药物医学使用的战略和国家计划。

除了国家行动外,我们还同南部非洲分区域各国的其他类似组织建立了机构和业务联系。

我们认为,在这届特别会议上我们不仅要交流看法和经验,我们还要确定适当的机制来对付毒品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还希望能在各国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促进在这个国际关切的事项方面进行的斗争。

因此,我们呼吁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能力建设和适当技术方面的合作,以便提高我们的预防、治疗、执法和调查等方案的效率。在这方面,应特别注意沿海国家,因为海上非法贩运毒品正达到日益令人震惊的程度。

目前国际环境中的全球化进程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正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它联合了市场,并将通过最先进的通讯和运输工具创造一种共同文化;另一方面,它形成了一种秩序,使各国采取孤立或单独行动的余地更小。

在毒品贩子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其买毒品人和经纪人提供毒品、其生产和价格信息以及密码指示从而对警察的活动造成巨大困难时在我们各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是出席这届大会的我们所有人都应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代表着我们各国人民和国家要有效地同这个世界性祸害作斗争的决心。

最后,我们谨表示希望联合国的政治、外交和道义力量能为我们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利用,以帮助它们动员必要的支持来加强和补充防止和控制非法贩运毒品的国家计划和战略。

莫桑比克决心不仅要积极参加这届会议的审议,并将执行以协商一致意见方式通过的所有有关决定和建议,希望这些决定和建议将有助于、并补充为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作出的努力,这个目标就是消除全世界的毒品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莫桑比克内务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丹麦卫生部长 Carsten Koch 先生发言。

Koch 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许多社会中的批评家们说,对麻醉品进行的战争打输了。尽管尚未赢得这场战争,但这决不意味着战争打输了。

在大多数国家,若对人口进行调查将证实大多数人从未试过大麻。试过海洛因的人数就更为有限。在丹麦,试过海洛因的人远低于 1%。与之相比,有 98%的丹麦人饮酒。

因此,这显然表明制止麻醉药物的非医学使用的国家立法和执法加上预防为主和社会干预实际上起了作用。

任何政府都不应因考虑使为非医学和科学目的使用麻醉药物合法化而危及这种局势。这显然会引起对麻醉药物的需求大量增加的危险。

丹麦政府对大会面前的文件草案反映的坚定的承诺和全面兼顾的处理方法表示欢迎。

我们尤其欢迎《关于减少对药物需求的指导原则宣言》草案。《宣言》构成了一种新的、有力的共同努力,这种努力提供了在当地、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行动的巨大的潜力。

在丹麦,滥用毒品被视为主要是社会总的条件造成的后果。对社会条件、教育、就业和住房方面福祉的任何改进都也将给防止滥用毒品带来很大的积极影响。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即使最有力的执法措施也最多只能防止很小一部分非法制造的麻醉药物达到毒品滥用者手里。我们还面临这样的事实,即在治疗和康复方面很难取得成功—我们认为到,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们除了现有的戒毒治疗方案外,还应进行一些活动来减少与毒品滥用者艰难生活相关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伤害。

从这个角度看,必须把预防和社会干预视为今后大量减少毒品滥用者人数的最有希望的工具。

打击在我们的街上供应麻醉药物的现象必须仍然是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国际和区域合作对我们取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筹备工作已表明,我们现在有着有利的政治条件来扩大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

丹麦政府对这样一些建议表示支持,这些建议的目的是改进和加强司法合作以及我们的努力,以制止清洗从非法贩运获得的金钱并控制其前体物质。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警察同海关之间有效的国家合作的重要性,这种合作是打击非法贩运的先决条件。

另外,我要提请大会注意北欧国家警方和海关进行的独特区域合作,这种合作有希望会激励其他国家。

我们认为,关于铲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方案和项目的《行动计划》是本届特别会议的一个重大成就。这是一个统筹兼顾的计划。一方面,该计划强调非法种植地国家的特殊责任。另一方面,它也承认分担责任,并使国际社会致力于促进全面替代发展方案的经费筹措。因此在这方面也有利地鼓励采取行动。

贫穷是许多国家大多数非法种植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替代发展方案必须旨在赋予男男女女权力。这些方案必须给人们提供一种替代非法种植的真正可持续办法。这些方案必须充分尊重人权并完全考虑到性别问题。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则,丹麦非常重视在所有发展合作中具体适用这些原则。

药物管制署及其执行主任正在制订一项铲除非法作物的全球战略。该战略雄心勃勃并具有前瞻性。应该对它进行充分审议并采取行动。

任何执行全球战略的方法要取得成功都需要有关各方进行密切合作。就多边组织而言,除建设性合作外——还需要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有关国际金融机构承诺提供资金和资源。药物管制署也可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后,丹麦政府认为,大会面前的政治宣言草案有力地表达了特别是各国政府和联合国采取行动的共同承诺。我们完全支持旨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各项努力,以便以均衡方式并在充分尊重人权情况下同世界毒品问题作斗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丹麦卫生部长所作的发言。

我请洪都拉斯国务部长 Ivan Romero Martinez 先生阁下发言。

Romero Martinez 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洪都拉斯政府衷心祝贺你成功主持专门审议打击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及有关活动问题的本届大会特别会议。本届特别会议还为加强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实际措施和具体步骤,以便使我们可以处理这个药物滥用和毒品贩运问题。

我国祝贺担任大会本届会议筹备机构的麻醉药品委员会进行出色的工作并制订各项重要文件,我们相信,这些文件将构成我们审议工作的宝贵方针。

同样,我国还要对墨西哥总统 Ernesto Zedillo 先生阁下采取的积极主动行动表示赞赏,他给我们提供了对这个影响全球各地的祸害采取全球综合办法的机会。

副主席 Kpotsra 先生(多哥)主持会议。

洪都拉斯新政府正在其《新议程政府计划》中迫切倡导进行意义深远的变革,使我国公民能够参与国家发展并决定自己的命运,以便使我们可以提高我国的伟大地位并改善本国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福利。

我们认识到,我国人民的健康、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年青人和加强我国司法制度和政府体制工作都在全球一级受到贩毒和诸如贩运武器和洗钱等有关罪行的威胁。因此,我们正在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行动,这种合作与行动将同国家战略一起使我们能够减少这些犯罪药物的需求和供应,这些药物正在毒害全世界几百万人民的心灵,并破坏其健康和希望。

为此,我国的《新议程政府计划》包括以下措施。首先,我们将采取强化措施巩固我国的司法制度,以便使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同这个邪恶作斗争。第二,我们将制订宣传节目,提高人民对毒品问题的意识,以便使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同贩运和消费毒品作斗争。第三,我们将促进改革现行立法,以便增加对毒品犯罪的惩处,并赋予缉毒机构更大的法律权威。

第四,我们将通过涵盖银行和金融活动及有关体制的特殊立法,以便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侦察和惩处任何洗钱交易。第五,我们将同友好国家协调国际行动,以便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情况下协助并支持国家打击贩毒活动的各项努力。因此,我国支持国际社会旨在同这个祸害作斗争的各项协调一致努力。

洪都拉斯政府对国际社会打击毒品生产、分销和消费的各项努力再次表示支持。在这方面,洪都拉斯政府已签署联合国通过的三项公约。1997 年 7 月,洪都拉斯政府又同中美洲各国政府一起签署了打击洗钱活动的公约,以期同贩毒作斗争。

在最近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首脑会议上,我国总统同其他与会的各国总统一起核可了一项采取具体行动同毒品问题作斗争的计划。今后几年将在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这个美洲国家组织技术专门机构领导下从事这些活动。

洪都拉斯新政府认真致力于同这个祸害作斗争,并将继续采取必要步骤,包括在法律一级采取步骤,惩处毒品犯罪,加强我国司法制度,促进同其他国家合作从事调查工作,加入有关国际法律文书并进行必要的运动,以便使我国全体人民摆脱这些破坏生命、社区、希望和梦寐以求理想的有毒物质。

洪都拉斯共和国赞赏并支持国际社会在专门讨论世界毒品问题的本届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决议和决定草案。根据毒品是现代世界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的国际指导原则,洪都拉斯共和国赞同本届特别会议将发表的《政治宣言》并同意其中的论点。

具体而言,洪都拉斯支持为今后数年中禁毒方案确定的目的、宗旨和具体目标。世界上不要再有痛苦和眼泪;不要再有家庭的破裂;不要再有社会遭到污染;不要再有脏钱。所有人必须一起同毒品作斗争,而毒品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福利、威胁到国家的独立、稳定、民主、我们社会的结构,以及成千上万人的尊严。

洪都拉斯渴望所有人都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生活——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洪都拉斯国务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 Abdulaziz Kamilov 先生阁下发言。

Kamilov 先生(乌兹别克斯坦)(以俄语发言):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同国际社会一道对毒瘾的扩散深感关切,欢迎有关这一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召开。

人所共知,从中亚贩运非法毒品的数量正在逐步增加。在麻醉药品的非法市场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尽管我们区域传统上是生产原材料,执法机关今天更加忙于应付偷运进我国的海洛因和鸦片之类的硬性毒品的非法贩运。

今天,可以肯定地指出,运往欧洲的毒品的增加、生产和运送的主要来源是阿富汗。在某些欧洲国家出售的毒品的 60%至 90%源自阿富汗。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规划署(国际毒品管制署)估计,阿富汗有 8 万公顷的土地种上了鸦片罂粟;每公顷大约可收获 40 公斤生鸦片,总共达 3 500 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大约有 150 家地下工场,把生鸦片加工为海洛因。

该国 20 多年的军事和政治动乱、政府的分裂和无力管制大片领土,造成了有利于这一犯罪企业发展的条件。此外,阿富汗各武装政治和宗教团体的领导人从毒品交易中获得巨大的财政收益,他们用来购买武器,加剧了阿富汗的内战,扩散了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因此,随着阿富汗内战的继续,生产毒品和经销武器的辛迪加尤其会增加实力,上升到跨国等级。

由于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和阿富汗局势对该国进程的直接影响,在我们区域的塔吉克斯坦也存在着毒品贸易发展的有利条件。参与毒品贸易的犯罪集团不断尝试利用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领土作为向新独立的国家、欧洲和美洲运送毒品的过境站。控制国际毒品贩运的跨国结构在很多情况下看来要比为抵制它们而设立的机构更有流动性、连贯性和创意。

乌兹别克共和国政府认识到《全球行动纲领》作为国家、区域和全球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和贩运行动的全面基础的重要性和意义。乌兹别克共和国遵循大会 1990 年 2 月 23 日第 S-17/2 号决议加入了这一领域中的一些国际协定,并且正在扩大双边一级的往来。在 1995 年 4 月,新的刑法生效,其中对有关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各种罪行规定了最严格的责任和惩罚。自从 1994 年以来,一个国家毒品管制委员会一直在乌兹别克工作。

在国际毒品管制署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支持下,已经建立了一个毒品管制情报和分析中心和一个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特别罪行实验室。科学院正在研制以生物手段铲除鸦片罂粟。

请允许我就本届会议议程上的一些问题提出几个具体的建议。

首先,由于来自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多数毒品被运往欧洲,我们感到在联合国各机构的合作下,有必要在欧洲机构和中亚各国在打击毒品贸易的共同斗争中进行密切的合作。在这方面,有必要在联合国赞助下并在捐助国的支助下建立一个中心,协调在中亚打击毒品贩运和贸易的运动。在协调中心的范围内,将能够确定中亚国家和欧洲联盟之间合作的具体形式,并制订一个长期的联合方案。

第二,我们不能只限于谴责阿富汗成为毒品的最大供应国。由于这一现象也具有社会经济根源,必须为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制订一项国际方案,向阿富汗人民提供适当的援助。

第三,我们应当集中努力向主要毒品生产国的近邻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提供监测麻醉药品的特别的设备和技术以及现代的通讯手段。

第四,有必要发展和加强各国的机构和制度,以确保毒品的制度管制,包括医用精神药品和先质的合法贸易,并改进直接参与打击非法毒品贩运的执法机构的后勤支助。一些国家,特别是我们区域的国家,也需要通过审查其本国立法加强反毒品贸易的运动。现在执行的法律准则不足以应付毒品贸易构成的危险。

第五,必须在国际一级设立一个专门的数据库和电子网络,以交换毒品管制情报,注重接收预防性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联合行动并改进收集数据的方法。

第六,需要特别研究拟订销毁毒品原材料和制成毒品有效并与生态无害的办法。

第七,需要制定特别方案,减少需求,预防滥用毒品,在社会中,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灌输反对毒品的态度。

最后,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国际出版机构,使所有的国家和专家有机会广泛交流资料和经验。

让我再次表示,我们相信以现有的谅解与合作程度,各国解决本届会议上讨论的问题的联合努力无疑定将保证我们取得积极的成果。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司法大臣 Heinz Frommelt 先生阁下发言。

Heinz Frommelt 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列支敦士登政府极端重视毒品问题。为了在议会上和公众讨论这一问题提供基础,也考虑到本届大会特别会议,政府在去年年底提出了一份关于我国政府有关毒品政策的全面报告。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运动,以提高公众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

列支敦士登相信,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在国家一级采取战略和措施的办法,寻求和找到毒品问题的解决办法。本届会议正采用一项综合方针,这值得欢迎。在供应方面,而且特别必须在需求方面采取措施。

国际社会已经拟订一些条约文书,管制贩运、销售、生产和拥有非法毒品。列支敦士登还没有加入所有这些文书。但是,列支敦士登政府已使我国大部分立法符合有关公约的规定。列支敦士登高度重视打击非法毒品国际贩运以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且认识到它在国际社会内对打击洗钱活动分担的责任。

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及列支敦士登 1996 年有关洗钱问题的新立法,这一立法现在符合《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有关规定。此外,列支敦士登还在准备加入欧洲委员会《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的公约》。

现在让我就列支敦士登的反毒政策讲几句。

来到这里的所有国家当然都赞成确保使依赖毒品的人数尽可能少的目标。另一方面,对于哪些精神药物是社会可接受的,存在着由文化决定的不同意见,即使这些精神药物有麻醉作用,可能导致上瘾和影响健康。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列支敦士登,酒精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接受的兴奋剂和可能醉人的饮料。

指导列支敦士登行动的基础是认识到,只有付出自由和个人自决的代价,才能实现一个完全没有毒品的社会。一项现实毒品政策的目标必须是防止毒瘾的新发展。但这样做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法。只有通过一整套切实的措施,才能成功地处理这一极端复杂的现象。列支敦士登的毒品政策区分三种不同程度,即预防、治疗和法律干预。

我们把对吸毒成瘾的初级预防看作是一个全面的保健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预防工作,应能减少滥用毒品和依赖毒品情况的发生率,而且最重要的是,制止青年人使用危险的药物。灌输积极的生活习惯和教育如何适当的使用药物,在这方面起着一个决定性作用。

在治疗一级,我们分戒毒和具体医疗。具体医疗包括大量有时是很长期的治疗和教育措施。这方面,我们给毒瘾者提供全面的门诊和住院医疗。

最后,关于法律行动,我们区分教育性措施和镇压性措施。根据刑法执行的镇压性措施侧重打击毒品贩运活动,因此,特别注重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根据列支敦士登现行法律,使用毒品可受到惩罚。鉴于使用精神药物是一种可能对使用者本身造成危害,但本身不伤害他人的行为,惩罚使用非法毒品的原则正在国内引起讨论。

然而,也是出于注重实际的考虑,我们正在寻求替代办法。正如其他国家已发现,光靠刑法并不是造成适当行为,即在青年中养成一种对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适当手段。我们的座右铭是“教育而不是惩罚”。我们今年正在开展的全国范围的预防毒瘾的运动完全符合这一方针。这场运动在“拿出教育的勇气”的口号下进行,因此,体现出作为政府对毒品政策基础的信念,即毒品问题首先是对成年人的挑战,他们必须在毒品问题上以及在其他领域肩负起他们的教育责任。

到目前为止,国际及各国的政策还没能达成限制毒品贩运活动的目标。现有的黑市正导致犯罪活动的增加,而犯罪活动的资金大多来自贩毒的收益。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还必须找到有经济说服力的安

排。在这方面,列支敦士登强烈反对使毒品市场合法化,支持国际社会打击产生于毒品贩运的国际流动。

列支敦士登的努力特别侧重打击洗钱活动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既在国家一级,也在国际一级。这方面毫无疑问,特别是国际合作为打击洗钱活动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极端重要。如果我们要赢得打击与毒品有关犯罪活动斗争的胜利,所有各国就必须携手努力。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列支敦士登司法大臣的发言。

我现在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尊敬的 Alexander Downer 先生阁下发言。

Alexander Downer 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上届毒品问题特别会议至今已有 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通过已有十年。现在是评估我们的工作的适当时机。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设立加强了管制药物的多边努力。大部分世界非法生产局限于少数地理上集中地区。没收毒品和定罪显著地增加。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区域一级相关机构所作的努力加强了我们追查犯罪收益的能力。在最低程度地减少滥用药物造成的危害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这些是向前跨出的重要步骤,但是重要的挑战仍然存在。参加现有的国际管制条约并不是普遍的。出现了新的贩毒路线。研制出新的以化学为基础的强效毒品。贸易全球化意味着更大和更广泛的毒品贸易,现在据保守估计大约每年为 5000 亿澳大利亚元。

确实,世界毒品问题的规模意味着,它现在是对区域和国际安全的主要非军事威胁之一。正是在一方面扩大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与毒品相关的活动越来越有条理和先进这一背景下,我们在纽约开会已考虑下一步。

本届特别会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承认仍然存在的挑战并要我们作出保证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当然,消除毒品仍然是我们首要和最终目标。但是,事实上,未知数量的毒品将继续落到那些甘冒健康甚至生命危险吸毒的人的手中。需要一项全面的减少需求战略,以处理吸毒给个人、其家庭和社会其他人所造成的健康和社会后果。因此,澳大利亚非常高兴地赞同《减少需求宣言》。我们还欢迎有关毒品供应方面的五项专题文件和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这些文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行动蓝图和在国际上保持势头以处理控制药物问题的框架。

这些文件所体现的方法在澳大利亚处理毒品问题的方法中已经找到相同之处。澳大利亚总理最近宣布了一项“严厉打击毒品”的重大新战略,该战略将在今后 4 年中额外拨出 2 亿 1 千 5 百万元,以用于澳大利亚打击毒品的努力。该战略提供了一个减少毒品供应和需求以及最低程度地减少毒品所造成的危害的平衡的、综合的方法。

在供应方面,将拨出 1 亿 1 千 2 百万澳元以提供更有效的调查和拦截能力。这些包括机动出击部队,改进情报技术以查明运来的货物和追查洗钱线索并加强司法合作。在需求方面,该战略为预防和康复措施拨款 1 亿 3 百万澳元。

该款项三分之一专门用于预防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础的教育。也反映出所建议的本届特别会议结果中的对青年人的重视尤其重要。我们决心阻止新一代吸毒者。

关于需求的主动行动还包括为康复和研究拨款 6 千 7 百万澳元,以使吸毒者重返社会并支持第一线医务人员。

澳大利亚非常重视亚太社会在试图减少毒品造成的影响和毒品对该地区发展和安全构成的威胁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我打算把毒品和安全之间的这种联系牢固地列入即将与地区同事讨论的议程中。

我今天还宣布一项三方面澳大利亚倡议,以支持亚太地区管制药物努力。这项倡议旨在加强我们的边界和街道安全,将供应和健康治疗集中在我们自己地区。简言之,更加安全的边界意味着更加安全的街道。我们在今后 4 年拨出 570 万澳元,用于制定一项亚太地区执法合作方案,并另外拨出 610 万澳元以扩大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执法联络处网络。我们还将在今后 4 年为设在悉尼的亚太地区洗钱问题小组秘书处捐款 100 万澳元,以协助打击这一日益严重的区域现象。

此外,我们将另外拨出 100 万澳元用于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地区种植作物和替代发展努力。

作为治疗、预防和教育,艾滋病/艾滋病带原者和病人和诸如静脉注射药物者等高风险群体的大约 2000 万澳元捐款总额的一部分,我们将拨出 200 万澳元用于该地区与毒品有关的活动。这尤其将把重点放在旨在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播的健康项目上。此外,我们将把对最大程度减少非法药物的有害影响的活动的支助从 100 万澳元增加到 670 万澳元。

这些资金将在与该地区各国政府、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伙伴关系中分配。它们将包括支持关于滥用药物的培训和教育以及加强太平洋地区海关。

最后,我要再次指出,非法药物的生产、贩运和消费不仅断送生命和毁坏生计,而且还破坏安全——个人和家庭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

澳大利亚准备全力以赴地郑重处理这些问题——在国内、在亚太地区并通过国际政府和非政府机制在国际上这样做。

我们同其他国家一起赞扬在过去 10 年取得的进展。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要管制供应、减少需求并把非法药物对我们的社会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我们就必须加倍我们的集体努力。因此,在本届特别会议上,澳大利亚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期待着同其他国家一起集体努力,以完成这项工作从而实现真正无毒品千年。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外交部长 Tomislav Cokrevski 先生阁下发言。

Cokrevski 先生(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以马其顿语发言;英文文本由该代表团提供):我非常高兴和特别荣幸地参加专门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及有关活动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我借此机会表达马其顿共和国政府对本届特别会议的工作和审议的巨大期望。本届特别会议应该为建立一个无毒品世界的国家和国际努力作出重要贡献。

毒品现象是一个全球问题,要求采取减少和制止非法药物供应和滥用药物的国家和国际措施及战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其顿共和国政府欢迎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并支持在《政治宣言》草案和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1 届会议上通过的其他文件中所表达的看法和承诺。

马其顿共和国有着健康、受过教育的人口,但是,仍然面临作为滥用药物总的国际趋势的一部分的挑战和问题,并且尤其受到正在我国和东南欧洲边界地区进行的过渡进程问题所造成的困难的影响。

我国正发生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变化。我乐于指出,我们建立民主的公民社会、议会政治体制和基于法制的国家以促进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建立市场经济等的努力,正朝积极的方向发展。然而,尽管进行了这些努力,我们却仍面临着各种犯罪趋势的现象。在这方面,毒品问题尤其令人关注。

私有化、我国经济调整和社会改革的进程带来很多积极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失业率也有所增加,这首先影响到年青的一代。这种情况又造成一种有利于各种犯罪、尤其是非法毒品交易和毒品滥用增长的环境。该区域的政治不稳定、经济局势的恶化以及东南欧各地区冲突的不利影响,促成各国境内及该区域内地下犯罪活动的扩展。

马其顿共和国深为关注与传统和新的合成毒品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有关的本地和区域问题规模的扩大,尤其是艾滋病毒在该区域的蔓延。

同时,马其顿政府也深为关注非法毒品生产和贩运与非法武器贸易之间的联系,并深为关注与跨国界的有组织犯罪有关的罪犯卷入进来的情况。毒品滥用对民族的健康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威胁,使我国公国感到震惊。

马其顿政府充分意识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及有关活动,尤其是腐化和洗钱活动,会给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了提高旨在控制毒品现象的活动的效率,马其顿政府于 1996 年展开了其打击毒品滥用和非法毒品贩运的全国方案,成立了一个各部之间国家委员会以禁止非法毒品贩运和毒品滥用情况。该方案包括各项活动及现有国际毒品公约中所阐明的战略,与欧洲联盟打击与毒品有关问题的立法和文书相吻合,是马其顿共和国加入欧洲联盟的更广泛努力和承诺的一部分。

马其顿政府欢迎并支持区域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尤其是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欧洲联盟法尔方案、小都柏林集团、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打击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毒品的欧洲合作小组理事会——即蓬皮杜小组、欧洲海关联盟和其他旨在制订有效控制毒品状况的全面和成功的国家战略与立法的国际机构和组织范围内的这种合作,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充分致力于执行药品管制署关于加强马其顿共和国药品管制能力的项目以及关于加强东南欧执行与毒品有关法律能力的药品管制署-欧洲联盟法尔联合方案。

马其顿共和国除努力加强其关有毒品的国家立法、特别是使其立法与欧洲联盟标准协调之外,正特别注意执行打击洗钱和腐败活动及控制先质转用的措施。有关打击腐败和洗钱活动以及有关控制先质的法律,将与有关麻醉品的法律一道通过。

尽管我国由于目前的困难经济局势而资源有限,然而政府却设想拨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毒品滥用者的康复治疗及其重返社会。无论在富有的社会还是在贫穷和处于边缘的社会中,毒品滥用的根源不仅在于不平衡的精神状况,而且在于社会不协调之中。由于这些原因,必须以全面改善各种社会结构的运转来伴随和加强减少需求和毒瘾者康复的工作。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改善妇女地位并保护儿童,采取措施帮助高风险群体。这一方面的所有努力,必须成为一项全面的教育、保健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

最后,我要重申马其顿全体社会及其政府充分参与联合国对付世界毒品问题挑战的努力并在其中坚定合作的坚强政治意愿。本届特别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这是一个实际和可实现的目标。我们将为此作出充分贡献。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内政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科特迪瓦总统事务部长 Faustin Kouane 先生阁下发言。

Kouane 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今天在大会发言,谨代表科特迪瓦总统赞扬墨西哥的倡议,它使我们得以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齐聚一堂,审议加强打击非法贩运和滥用毒品斗争中的国际合作的方法和手段。

科特迪瓦确信,本届标志着《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十周年的高级别会议,将使我们能够审议这些问题,并确定战胜这一问题的新的战略。

毒品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罪恶现象,通过破坏民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损害社会,这一点再怎样强调也不过分。毒品卡特尔助长了有组织的犯罪,其中包括武器贸易、腐败和洗钱活动。毒瘾是传播艾滋病的一个主要途径,这一疾病正毁灭成为我们各国希望的青年人。

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毒品滥用和毒瘾受害者数目不断增加的情况,正影响到指导我们各个社会的价值。

文化全球化使人类价值观念的丧失变得更加严重,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电视上可怕图象的侵扰,电视上使暴力似乎成了家常便饭。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我们应提出体积建议来减慢无可避免地走向我们社会自我毁灭的步伐呢?——在走向自我毁灭中毒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禁毒运动不仅要烧毁罂粟和大麻地,也不仅要增加监狱。制止毒品运动首先是一种包括教育儿童和年轻人、灌输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战略。这是一种长期的努力,因为它需要有耐心,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决心来向新一代灌输新的价值观念,以使他们不继承毁灭性的价值观念。

在我们能看到出现新的无毒品社会之前,我们作为反对这种祸害的主要倡导者,必须共同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有效地处理我们社会的紧迫问题, 我们的社会正面临毒品滥用以及非法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

需要在所有各级采取旨在制止生产和销售的综合措施,在促进作为生产国的发展中国家种植替代作物的同时,还必须在其他提供化学品的国家采取有效的防止生产措施,没有这些化学品毒品生产是不可能的。

还必须在过境国为侦测和管制工作加强合作和技术援助,因为边境上的许多漏洞使我们年轻的国家成了所有各种毒品贩运者的过路口。

尽管毒品问题性质严重,但我们大多数国家无法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祸害而把不多的资源从诸如保健和教育等优先项目抽走。

同西非分区域所有国家一样,科特迪瓦面临毒品问题,涉及使用和贩卖毒品。政府已开始建立适当的机构来制止这种祸害。

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和欧洲联盟的援助下,我们已在这个领域培训了若干专家,但还不够。

关于所建立机构,我们已设立了一个管制麻醉品和毒品的警察司、一个禁毒运动各部间委员会、一个麻醉品问题国家办事处和一个为整个分区域服务的非洲制止毒品培训股。

科特迪瓦政府与国内和国际各非政府组织合作,以期消除这种祸害。

关于预防问题,禁毒运动各部间委员会在药物管制署的帮助下,已举行了几次会议来在各城镇和学校以及在我国内地的各城市提供资料和提高认识。然而,需要恢复这个委员会的活力。

非洲制止毒品培训股也为参与分区域禁毒运动的精神病专家、药物检验员、法官、执法人员、记者和其他官员组织了几次培训讲习班和方案。

科特迪瓦在西非构架内于 1993 年 6 月和 1994 年 11 月主持了两次协调禁毒运动的各部长会议。这两次会议是在药物管制署的主持下举行的,导致确定了分区域运动纲领。

科特迪瓦还积极参加制定 1997 年 8 月在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二十届会议上批准的区域行动计划。

科特迪瓦对这届特别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它表示希望这届会议将给制止滥用毒品和非法毒品贩运的国际合作以新的推动。为此,它呼吁哪些尚未批准已生效的各种国际文书的国家批准这些文书,并采取步骤以确保有效地执行文书;促请各国在合法和非法的药物贸易方面使其法律符合实施中的国际规定;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有效执行区域禁毒运动行动计划提供的技术和财务援助;呼吁各国加强分区域、区域和国际结构以打击有组织犯罪;请各国创建一个中心数据库,以便统一管理与犯罪活动有关的所有越境信息;设想建立一个分区域特别基金会来储存从犯罪活动没收的资产,这些资产可用来执行制止贩运和非法使用毒品的预防和制止措施;鼓励警察、宪兵、保健、司法、对外事务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密切合作,并促请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以建立一个治疗吸毒者并使其融入社会的中心。

最后,我谨回顾,只有国际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和作出切实承诺,才有可能在实现无毒品社会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科特迪瓦总统事务部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Mikhail Wehbe 先生发言。

Wehbe 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祝贺主席当选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主席,并谨以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的名义表示我们赞赏他明智地指导这届会议,以确保其工作取得成功,并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还谨表示我们十分感谢科菲·安南先生、筹备机构以及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感谢他们为能够举行这届大会特别会议以及为确保会议成功作出努力。

国际社会一致认识到滥用毒品和非法毒品贩运导致吸毒者中各种犯罪活动增加。

毒品祸害对人类精神和社会都极为不利。它特别给作为最大人类资源和国家财富的青年人的进取和发展产生影响。这个祸害破坏国家的稳定,因为它破坏了社会和保健制度。其影响还波及作为国家核心的数以百万计个人及其家庭的尊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已对打击毒品的使用、种植、销售、生产及其各种形式的贩运采取坚定政策,并正在遏尽全力,以便铲除这个祸害及其有关危险。在这方面,请允许我首先强调,叙利亚没有毒品作物,也没有任何毒品或麻醉药物的加工。在我国,滥用药物极为有限——几乎不存在,因为每百万居民中只有 127 个吸毒成瘾者。当然,存在着零星同毒品有关的犯罪情况,但这些犯罪数目很少。

但是,我国因其作为亚洲和欧洲、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桥梁的关键位置,确实存在毒品过境问题。另外,我国的陆地和海洋边界漫长,给毒品从生产区过境进入消费区提供了便利。但尽管如此,我国正在同其他国家和主管国际机构合作,尽力抵消这一祸害的影响。

第二,在政治、社会和精神价值观念方面,叙利亚已于 1993 年颁布第二号法律,该法律规定对有关毒品和非法滥用药物的所有罪行均予以严厉惩处。但这项法律也规定对吸毒成瘾者给予人道待遇。实际上,这项法律给他们提供了治疗和康复的可能性,并没有把他们视为罪犯。

另一方面,这项法律规定特别对各类毒品种植、走私、生产和非法贩卖均予以严厉惩处。这是在打击麻醉药品国际运动框架内的一项重大国际贡献。

第三,我们已于 1987 年成立毒品问题高级国家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制订药物问题的一般政策和打击滥用毒品现象的具体政策。该委员会由内务部领导。卫生部就其而言,通过 1992 年通过的法律,并根据符合近来大多数现行国际准则的法令,负责管制先质的进口。

洗钱现象在叙利亚根本廖廖无几。但尽管如此,法庭在审判和起诉参予洗钱活动者方面的管辖权已得到扩大。

第四,叙利亚已加强取缔药物滥用的机构,该机构已从分局级升格为整扩局。

第五,叙利亚将继续通过媒介,通过建立学校和机构,并通过举办会议和研讨会,进行提高觉悟的宣传、教育和文化运动。我们正在为吸毒成瘾者及其康复,并为确保他们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建立治疗中心。

在阿拉伯和国际方面,叙利亚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叙利亚有效地参加了 1986 年阿拉伯缉毒战略的起草工作,并通过了由此产生的临时计划,叙利亚目前正在确保充分实施这项计划。

第二,叙利亚加入了有关毒品问题的各项阿拉伯和国际公约。1989 年,叙利亚加入了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及有关问题小组委员会。叙利亚还有效地参加了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第三,叙利亚还积极参加了有关毒品问题的历次大会、会议和国际研讨会。

第四,我们同许多阿拉伯和其他国家都在缉毒领域缔结了双边合作协定。我们也在控制毒品犯罪和交流情报领域,首先在引渡毒品犯罪分子方面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本届会议表明国际社会承诺找出有效办法消除毒品灾害。本届会议也象是一个把过去已取得的重大进展同 21 世纪的需要和挑战联系起来的通道。我们非常感兴趣地关注着本届会议期间所作的各项发言,这些发言都强调并着重表明,毒品的非法需求是非法毒品贸易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我们认为,需求是助长毒品问题的重要因素,减少需求需要人们作出巨大努力。打击毒品扩散的运动不应仅限于控制毒品犯罪和各主管机构采取的措施,而应集中处理这些罪行的各种实际不同根源。

叙利亚政府再次宣布,我们愿意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同所有其他国家进行密切的缉毒合作。只有这种合作才能减轻国际社会的苦难。我们还认为,联合国通过其主管机构,并首先通过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麻醉药品委员会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是在这方面可能协调国际合作的唯一机构。应该通过给这些机构分配必要的财政资源,使它们可以最好地完成它们所负有的任务,来取得这项成就。

最后,我们在对付这个问题时对前面的困难道路不抱任何幻想。这是一个困难的社会问题。

只有在执行了一项积极和有效的战略之后,并把其变为一个有效和决定性的改变,同时考虑到《政治宣言》和本届会议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通过的其他文件是各国作出的一系列新的保证和承诺,这条道路才是明确的。但是,如果不表现出同毒品作斗争和使世界摆脱毒品和精神药物的灾难的真正的政治意愿,就难以履行这些保证和承诺。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尼泊尔代表团团长 Narendra Bikram Shah 先生阁下发言。

Shah 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为了共同对付世界的毒品问题而召开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是一次及时的会议。国际社会必须重申其对消除这一问题的承诺而重新发动打击非法毒品的斗争——这些毒品对世界人民的健康、福利、安全、和平与安宁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本届会议的筹备机构麻醉药品委员会所做的出色工作值得我们毫无保留的赞扬。联合国毒品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基先生承担着在联合国系统内促进和协调《行动计划》的执行的工作,他已经在联合国内短暂工作期间有了出色的表现。

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取得的协商一致意见令人感到非常满意,这包括对问题的识别、补救措施和执行的方式和方法。我国代表团相信,本届特别会议将制订一项商定的计划——这是一个基本的最低的必要条件,尤其考虑到共同的责任,该计划在我们向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发动的全面战争中将获得足够的资源,并将能够证明是进行有效国际合作的一个可信的框架。

非法毒品的生产和贩运,同恐怖主义团体、罪犯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参与之间的联系使得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大小,特别是发展中的小国,无法单独地解决这一问题,更不用说预防这一问题。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针对非法种植大麻之类的作物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令人遗憾地被安非他明之类的兴奋剂及其先质的生产和贩运的增加所抵消。如果不在毒品供应的两个来源或是供应和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打击非法毒品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徒劳的举动。鉴于贫困与毒品

之间的共生关系,官方发展援助数量的减少清楚地反映了我们对在全球消除贫困与毒品的承诺的情况。

有效的减少毒品需求的政策与方案是限制非法毒品交易方面的一个有力的第一步。在我们同毒品作斗争时,必须充分利用信息交换、法律和国家管制系统、促进司法合作和打击洗钱的措施等必要的战略。77 国集团和中国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为取缔非法作物的种植而实施的替代发展机制的强有力的支持,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要解决毒品问题的共同决心。我们的责任还必须包括滥用毒品的受害者的救济和康复。

尼泊尔除了是联合国有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各项公约的缔约国之外,还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关于在南亚管制和铲除毒品滥用与贩运的公约的发起成员。我们国家的毒品管制行动符合这些国际公约。一项新的毒品管制政策和一项新的减少毒品需求战略是尼泊尔的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该计划鼓励国际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整个公民社会参与毒品管制和消除领域的工作。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尼泊尔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圣卢西亚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 Sonia Leonce 夫人发言。

Leonce 夫人(圣卢西亚)(以英语发言):在成百万被奴役的人、成百万被残忍地谋杀的人、成百万无助的有毒瘾的人、成百万生病和正在死亡的人以及成百万被摧毁的生命和家庭大声疾呼的要求下,我们才采取这一果断步骤迎头痛击毒品问题。尽管我们听起来是认真的并且有决心,但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本届特别会议的崇高理想和目标将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都是有用和必要的,但是更加严格的法律、条约、公约或宣言;更多的警察、军队或监狱;甚至更先进的技术都解决不了根深蒂固的毒品问题。这些只不过是进行整修、纠正和预防的措施,但是不足以连根拔除和解决我认为是人类面临的破坏性最大的瘟疫。

其根源是什么呢?尽管世界上对其用尽了各种武器,是什么正在助长这一威胁并使其如此迅速地滋长?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揭露任何秘密或透露机密情报,也不是要透露一些新的和惊人的统计数字,促使我们面对现实。相反,我在这里是要请大家听听数世纪来要求我们进行关注的呼声。

当世界四分之三的财富掌握在其四分之一的人口手中时;当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少数人挥霍无度时;当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很高比例被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于人的发展时;当以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掩盖的不公平的贸易无情地摧毁弱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降低其人民的生活水准并加速贫困化时;当打击毒品的斗争本身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忙着建造监狱和逮捕青年,而不是教育、哺育和治疗青年时,我们将始终是在进行奋斗而不是解决问题,似乎是在处理这一问题,而实际上使这一问题永久化。

在贫困和毒品问题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就在美国这里,被认为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正是一贫如洗,主要是市中心的贫民区,难道这是一种巧合?

在我们面前的文件中,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药物管制署)特别会议新闻材料袋第六号情况报道《根除非法毒品植物和替代发展》指出,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农村地区,约有 70 万户家庭,或约 400 万人,收入依靠种植古柯叶和罂粟。他们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下,收入约 50%依靠这种活动。虽然毒品交易常常帮助他们度过粮食短缺和农产品市场难以预测的情况,但长期而言经济上依赖非法作物是不能持久的。种植古柯叶和罂粟使农民容易受残酷的中间人的剥削。他们还时刻面临作物被强行拔除的威胁。在象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中,许多人在贩毒者拥有的大规模商业农场上悲惨谋生。这 70 万户家庭,如果有适当的选择,大多数将愿意转向其他收入来源。”

会不会,如果他们的作物有市场,价格稳定,贸易公平—或者享有象特别会议所称的替代发展—卷入生产、贩运和消费非法毒品的成百万人的大多数也会这样做?

在我国所在加勒比地区,相对而言,甚至在“世界禁毒报告”中排不上毒品产区或消费区的名单,但是仍然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因为我们被用来作为转运路线。我们仍然把我们有限的资源用于促进解决毒品问题。管制非法毒品在加勒比各国政府的议程上继续占有关键地位。我们已协同努力,交流情报,在毒品管制领域采取集体行动,并在药物管制署的援助下,加强了我们区域内的合作。牙买加加勒比区域禁毒培训中心的建立代表着与药物管制署合作的一大成就。

圣卢西亚不断努力争取可持续发展,并以合法的方式为我国人民提供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平;然而我们面临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把我国脆弱的香蕉业推向更

加激烈的竞争的强烈行动,诱使我国的香蕉生产者转入种植大麻和其他的非法药物的较可靠的非法行为,以避免贫困和失业。

更有甚者,成群的惯犯被扔进我们的社会,我们处理自己的问题已经手忙脚乱。这些犯罪分子在这些岛屿上能干什么—找工作当银行职员、公务员或旅馆工作人员?不。他们中许多人甚至没有家或家庭在我们地区。他们将发展和继续他们的犯罪活动,包括毒品买卖。这里有这么多的资源和技术,如果在这里无法处理这些人,在我们地区我们如何对付它们,只能按我们的资源能力严厉对待,但这样又被指责违反人权。

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毫无希望地恶化,我们被迫从依靠初级产品的生产过渡到更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对我们加勒比许多国家来说,金融服务部门是一个选择。尽管同其他地区相比,通过本地区的“坏”钱的数目相对不多,尽管我们努力提高我们防止洗钱活动的能力,但是加勒比地区仍然被错误地描写为一个洗钱活动的乐园。

如果我们不能卖香蕉,我们的人民不能转往更好的机会,我们的多样化努力被扼杀,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取得可持续、平衡的发展?

正是这种麻木不仁、不公正、不公平和不民主在养育着毒品问题。它在人们中间造成的绝望和挺而走险,为毒品问题的根源提供了肥料。这个问题将继续存在,直到我们决定或许把我们用来进行禁毒战争的数十亿美元的一半用来从事减轻贫困、开发人力、教育和卫生保健。

当然,正如口号说的那样,“建成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能够做到,如果我们选择免除经济已遭受严重损失的国家肩上的债务负担,达到把国民生产总值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联合国指标。如果我们实行公平贸易,如果强者接受保护弱者的责任,并同他们分享更多的资料和技术,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届历史性会议是一个决定性时刻。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分担责任,平等解决需求和供应的崇高目标,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解决滋生和喂养着毒品问题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毒枭们就会继续嘲弄世界领导和联合国。

圣卢西亚仍然承诺同加勒比共同体和本世界机构合作,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认识到使我们全社会参加反毒斗争的重要性。教会、警察、政治领导人、父母和教师都必须表现出反对毒品文化的决心。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有一个敏感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不利用我们的弱点来提出人权的抱怨。谁也没有摧毁我们儿童脑细胞的人权。

我们还需要取消借机把军事参与同打击麻醉品活动相联系那样的帮助。

言论有时在变成行动时失去了力量。面对这一毒品的威胁,我诚挚地希望联合国能比今天在这里听到的言论更坚强有力。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圣卢西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 Mohamed Matri 先生阁下发言。

Matri 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祝贺主席担任专门讨论滥用毒品问题的这届特别会议的主席。我们相信,由于他在过去数月主持大会事务方面的众所周知的经验和技巧,这届会议定将完满成功。

尽管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作出了一切努力,打击毒品的祸害,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因此召开这届会议是及时的,这是国际社会重申同这一祸害作斗争,直到把它彻底消灭的决心的一个重要机会。

这一努力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对国家施加压力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合作。这种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共同分担责任的基础上,以便全面了解这种现象的所有阶段,包括生产和分销。参加这一合作的所有方面都必须得到平等对待。一些国家采取单方面措施,自封有权监督与核查其他国家的行为—虽然它们作为毒品走私者和贩运者的避风港和存钱的场所,对国际上的毒品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政治宣言》草案中申明,打击毒品是一项共同和联合的责任,需要执行一项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的综合与平衡的计划。

众所周知的经验和技巧,这次会议并将完满成功。

利比亚不是一个毒品生产国。然而,其地理位置使它变成一个过境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国家政策的基础是判定非法贩运和吸毒为犯法,并对贩毒者实行严

厉惩罚,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以及支付巨额罚款和没收从此类非法贩毒活动中挣来的钱。利比亚法律扩大了可被视为药物或精神药物的物质的范围。利比亚还通过双边协议或联合行动安排在打击这一灾祸的斗争中寻求所有邻国的充分合作。

此外,正在各级进行努力提醒大家注意毒品造成的危险。正通过提供信息运动实现这一目标,这一运动具体针对最脆弱群体,例如年轻人和学生,非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正参加这些运动。此外,在医院和诊所设立了一些中心,以使吸毒者得到治疗和康复,并使他们重返社会。

单靠国家努力总是不能实现消除毒品灾祸的目标,除非与此同时进行国际合作并严格实施国际协议和方案,尤其是关于判定非法贩运和使用毒品和精神药物为犯法的协议和方案。在这一方面,我们拒绝所有在这里和那里所表示的使毒品合法化的要求,尤其是某些国家使毒品合法化。

此外,新技术、特别是网际网路应被用来打击毒品,并要求宣布非法使用毒品为犯法,而不是象目前的情况那样将新技术用来推销毒品和要求使毒品合法化。与此同时,应该援助其大部分人口依赖毒品作物的发展中国家执行替代项目。

有效打击非法贩毒和吸毒要求所有国家根据在追查、逮捕和审判罪犯方面平等和互惠的原则进行司法合作。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考虑到各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达成双边协议以促进交流信息、在调查中提供协助与合作,以克服程序性和法律困难,并加速解决这些困难的进程。此外,所有这一切应该以尊重国家主权及其法律制度为基础,以及停止颁布治外法律的作法。此类措施将只会使问题复杂化,而目标应该总是追查和审判罪犯,而不是将地方法律强加于或运用于其他国家。

必须进行真正和有效的努力以限制需求,因为仅仅减少供应本身不会减少世界毒品消费。相反,它将意味着更高的价格,这将更加刺激更大的非法生产。

在这一时刻,我们不能忘记赞扬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作出的巨大努力,该规划署紧迫地需要更大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增加其对该规划署的自愿捐款,以使它能够向努力消除非法贩毒和吸毒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表示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尽一切努力限制毒品和精神药物的消极影响,希望我们公开宣布的旨在打击这一灾祸的意向、在本届特别会议结束时将通过的《政治宣言》草案和各项决定中所商定的内容将诚实地、并在所有国家的合作与参与下得到执行。

最后,我要提请大会注意包括利比亚在内的我们所有国家极为关切的一个现象。尽管在本届特别会议期间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完全适当的,并且是重要的,但当这些措施过分时就会变得适得其反。当安全措施如此严密,以至一些代表团成员包括代表团团长不能乘坐其专车抵达联合国总部,被迫步行并受到检查,而这种检查有时超越适当的限度时,当门被关闭并且电梯被拆掉时,这种措施是过分的、不能接受的。我们严肃地要求结束这种状况,并要求不再重新发生这种行动。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的发言。

下午 6 时 15 分散会。